



*The*  
**Marriage**  
*Plot* 婚变  
*Jeffrey*  
**Eugenides**

[美]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 著

吴其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婚变

[美]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 著

吴其尧 译

*The  
Marriage  
Plot*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婚变/(美)尤金尼德斯(Eugenides, J.)著;  
吴其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4

书名原文: The Marriage Plot  
ISBN 978-7-5327-7029-8

I. ①婚… II. ①尤…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7218 号

Jeffrey Eugenides

### **The Marriage Plot**

Copyright © 2011 by Jeffrey Eugenides

First Farrar Straus Giroux Edition; October 2011

Through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2016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or in any form.

图字: 09-2012-014 号

## 婚变

[美]杰弗里·尤金尼德斯 著 吴其尧 译

责任编辑 / 龚容 装帧设计 / 柴昊洲 书名题字: 吴以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http://www.ewen.co)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290,000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7029-8/1 • 4256

定价: 4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218653

## 恋爱中的疯子



首先来看看她所有这些书。伊迪丝·沃顿<sup>①</sup>的小说，按照出版日期而不是书名排列着；现代图书版的全套亨利·詹姆斯作品，二十岁生日时父亲送的礼物；书页折了角的平装本，都是她大学课程的必读书，包括大量狄更斯，少许特罗洛普，还有不少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以及令人敬畏的勃朗特姐妹。有新方向出版社的整套黑白封面平装本，主要是诸如希尔达·杜利特尔<sup>②</sup>或丹尼丝·莱弗托夫<sup>③</sup>等诗人的诗集。有她背地里读的柯莱特<sup>④</sup>的小说。有属于她母亲的初版《夫妇们》，马德琳读六年级时曾偷偷浏览一过，如今她用它来作为以“结婚计划”为主题的英语专业学位论文的文本参考。简而言之，藏书规模中等，便于搬动，几乎就是马德琳在大学里读过的所有东西，看似随意选择的一堆书籍，所涉范围渐渐缩小，仿佛一项复杂巧妙的性格测试，让你无法依靠预知问题的含义来作弊，最终被搞得晕头转向，唯有以基本事实来作答。之后你等待测试结果，希望会是“艺术气质”，或“热情奔放”，想着若是“敏锐有悟性”也能勉强接受，又暗自担心会是“自恋”或“恋家”，而最后呈现的结果则是两者兼备，全因约会碰上的日期、钟点或对象的不同而感觉不同，那就是：“无可救药的浪漫”。

这些就是马德琳大学毕业那天早晨蒙着枕头大睡时放在她房间里的书。每一本她都读过，常常不止一次，时不时划出某些段落，但现在这一切都已无助于她。马德琳尽量不去理会这房间和房间里的一切。她希望自己能重新遁入已安稳持续三小时的沉睡状态。再清醒一点点都会迫使她不得不应对某些令人不快的事实：比如，昨晚究竟灌下多少不同种类的酒，以及她睡下时还戴着隐形眼镜。这些具体细节，继而令她回想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喝那么多，明明她一点都不想喝成这样。于是马德琳移了移枕头的位置，挡住早晨的阳光，试图再睡个回笼觉。

但这无济于事。因为就在此时，她公寓的另一头，门铃响了起来。

六月初，普罗维登斯，罗得岛，太阳升起已将近两个小时，照亮了黯淡的海湾和纳拉甘塞特发电厂的烟囱，如同布朗大学校徽上的太阳——那校徽醒目地打在校园里悬挂的所有锦旗、横幅上——一个有着睿智面孔的太阳，代表知识。但这个太阳——普罗维登斯上空的太阳——比那个用作比喻的太阳表现得更好，因为布朗大学的缔造者们出于浸礼会教友的悲观主义，将知识之光表现为被乌云所笼罩，象征愚昧尚未从人间驱散，而这真实的太阳如今正奋力穿过云层，投下斑驳的光线，给那许多整个周末都在挨淋受冻的学生父母带去希望，希望反常的天气不致毁了这一天的喜庆气氛。太阳照耀着整个学院山，乔治王朝式建筑的几何形花园和木兰花飘香的维多利亚式前庭，查尔斯·亚当斯<sup>⑤</sup>卡通或洛夫

---

① Edith Wharton (1862—1937)，美国女作家，是 20 世纪前期最受欢迎的美国小说家之一，代表作有：《欢乐之家》、《纯真年代》、《伊坦·弗洛美》等。

② Hilda Doolittle (1886—1961)，即 H. D.，美国女诗人。

③ Denise Levertov (1923—1997)，美国女诗人，出生于英国，1941 年移民美国，1956 年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④ Sidonie-Gabrielle Colette (1873—1954)，法国女作家。

⑤ Charles Addams (1912—1988)，美国卡通漫画家，一生创作了 1300 多幅漫画作品，作品具有黑色幽默特色。其中的一些作品被拍摄成电视剧和电影或被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

克拉夫特<sup>①</sup>故事里的那种黑色铁栅栏以及沿着铁栅栏铺就的砖石人行道；罗得岛设计学院的艺术工作室外面，一名绘画专业学生刚熬了一个通宵，正大声吼着帕蒂·史密斯<sup>②</sup>的摇滚乐；两名布朗大学军乐队队员——他们的乐器（分别是大号和喇叭）在阳光下闪烁——提前达到集合点，正神情紧张地四处张望，不知道其他人都上哪儿去了；被阳光照亮的一条条鹅卵石小街通往山下已被污染的河流；太阳正照耀着每一个铜门把、每一片昆虫翅膀、每一枚草叶。这时候，仿佛配合着这一泻而下的阳光，马德琳的那间四楼公寓的门铃，如同一声发令枪响开启所有活动一般，持续高嚷起来。

那传进她耳朵的震动，与其说是声音不如说是感觉，是对准她脊椎的一记电击。马德琳一下子抛开枕头，从床上坐起。她知道是谁在按对讲机。是她父母。她和奥尔顿、菲莉达约好七点半一起吃早饭。她早在两个月前的四月份就跟他们说好的，现在他们来了，恰在约定的时间，一如既往的急切而可靠。奥尔顿和菲莉达从新泽西驱车赶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他们今天来这里庆贺的不仅仅是她所取得的成就，还有他们作为父母的成就，这丝毫没有错，也丝毫不出乎意料。问题是马德琳生平第一次不想参与。她并不觉得自豪。她没有心情庆贺。她不再相信这一天的意义及其代表的一切。

她考虑不去开门。但她知道如果她不去，就有个室友会去，随后她将不得不向她们解释昨晚她去了哪里，和谁在一起。因此，马德琳只好跳下床，不情愿地站起身。

---

① H. P. Lovecraft (1890—1937)，出生于罗得岛普罗维登斯，是美国著名的恐怖、科幻与奇幻小说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深受读者喜爱，代表作有《克苏鲁的呼唤》等。

② Patti Smith (1946—)，美国歌词作家、诗人、视觉艺术家，被誉为美国“朋克摇滚桂冠诗人”、“朋克教母”。2004年，她名列《滚石杂志》评选的100名摇滚重要人物中的第47位。2010年，她出版了自传《只是孩子》，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站在地上，起先似乎还好。她的头出奇的轻，仿佛被淘空了似的。但紧接着血液开始从颅中流失，仿佛沙子流出沙漏，击中瓶颈，然后她的后脑勺像炸开一般疼痛。

就在这弹雨齐发之际，处于疯狂火力中心的对讲机再次怒吼起来。

她走出卧室，光着脚跌跌撞撞地走向客厅里的对讲机，“啪”地按下“说”键。

“喂？”

“怎么回事啊？你没听见铃声？”是奥尔顿的声音，还是那样深沉而威严，虽然只是来自一个小小的话筒。

“对不起，”马德琳说道，“我刚才在洗澡。”

“说得跟真的似的。可以让我们进去吗？”

马德琳不想让他们进来，她得先洗漱一下。

“我马上下来。”她回答道。

这回她按“说”键的时间太久，切断了奥尔顿的回答。她再次按下键，说道：“爸爸？”但她说话的同时，奥尔顿肯定也在说，因为她按下“听”键时话筒里传来的是杂音。

马德琳趁这对话的间隙将额头靠在门框上。木头凉凉的。她突然想到，假如她能一直把脸贴着这沁凉的木头，也许就能治愈头痛，而假如她能整天把额头都贴着门框，同时依然能离开公寓，那也许就能顺利地和父母吃完早餐，参加毕业典礼游行，拿到文凭，最后毕业。

她仰起脸，又按下“说”键。

“爸爸？”

但答话的是菲莉达。“马迪？怎么回事？让我们进来。”

“我室友还在睡觉。我马上下来。不要再按门铃了。”

“我们想看看你的公寓！”

“现在不行。我马上下来了。别按门铃。”

她从对讲机上抽回手，撤后一步站定，眼睛盯着对讲机，仿佛在看它是不是还敢出声。它安静了，于是她从客厅往回走。还没到盥洗室，室友阿比冒出来，挡住了她的路。阿比打着哈欠，一只手拢着浓密的头发，这时她看见了马德琳，会心地笑了笑。

“我说，”阿比说道，“昨晚你溜到哪儿去了？”

“我父母来了，”马德琳说道，“我得去吃早饭。”

“得了，实话告诉我。”

“没什么好说的，我来不及了。”

“那你怎么还穿着这一身呢？”

马德琳没有回答，却朝自己身上看了看。十个小时之前，她向奥利维娅借来这条贝齐·约翰逊<sup>①</sup>黑色小礼服，觉得穿在她身上很合适。但现在她只觉得这裙子又热又紧，那条宽皮带仿佛性虐狂的束带，裙边还有一块污渍，她都不想弄清楚是什么。

与此同时，阿比敲敲奥利维娅的门，径直走了进去。“马迪的伤心事到此为止了，”她说，“醒醒！你快来看啊。”

通往盥洗室的路已然畅通。马德琳迫切需要洗个澡，几乎是为疗伤了。至少她得刷刷牙，但现在她听见了奥利维娅的说话声。很快马德琳就会面对两个室友的盘问，她的父母随时都可能又一次按响对讲机。她蹑手蹑脚地退回客厅。门口放着一双平底鞋，她一脚踩进去，踏扁了鞋跟，一边找回身体平衡，匆匆逃进外面的走廊。

电梯正等在印花地毯的尽头。电梯之所以等着，马德琳意识到，是因为几个小时前她踉踉跄跄走出电梯时没有把拉门关上。现在她把拉门关严，按下到大堂的按钮，这台旧式机器顿然一颠，缓缓沉入大

---

<sup>①</sup> Betsey Johnson，美国著名时装设计师，她设计的女装风格奇特大方，色彩绚烂多变，深受女性消费者喜爱。

楼内部的黑暗。

马德琳所住的这幢楼叫做纳拉甘塞特，环绕恩惠街和教堂街相交的地势下沉的街角而立。这座建于世纪之交的新罗马风格的大楼，留存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某些建筑细节——彩色玻璃天窗、黄铜挂壁烛台、大理石大堂，还有就是这部电梯。电梯由弯曲的铁条围成，像一个巨大的鸟笼，奇迹般地居然还能用，但走得很慢，于是趁着升降箱下降的工夫，马德琳把自己整理了一番。双手手指捋一捋头发，食指擦了擦门牙，揉去眼睛上黏结的睫毛膏，舌头润了润双唇。最后，当电梯经过二楼栏杆时，她看了看后墙小镜子里自己的形象。

长到二十二岁，或者说作为马德琳·汉纳，优点之一便是三个星期的失恋和一个晚上的狂饮并没有造成多少显而易见的伤害。除了眼睛周围的浮肿，马德琳看上去仍是平常那个漂亮的黑发女孩。她脸庞的对称度——挺直的鼻子、凯瑟琳·赫本<sup>①</sup>般的颧骨和下颌轮廓——堪称精确。只有额头的一丝皱纹显示出些许焦虑，马德琳觉得自己内心深处就是这样一个有些许焦虑的人。

她看见父母正等在楼下。他们被困在大堂大门和街门之间，奥尔顿穿着泡泡纱夹克，菲莉达一身深蓝色套装，配同色的镶金扣手袋。刹那间，马德琳竟有让电梯停下的冲动，就让她父母身陷公寓大堂，围困在乌七八糟的大学城产物中间——取名为“苦痛”或“阴核”之类的新浪潮乐队的海报，住在二楼的罗得岛设计学院学生仿埃贡·席勒<sup>②</sup>风格的

---

① Katharine Hepburn (1907—2003)，美国最著名的女影星，被认为是美国电影和戏剧界的标志性人物、好莱坞的传奇。一生共获得过4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12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为迄今创造的最高记录。代表作有《金色池塘》、《清晨的荣誉》、《冬狮》等。

② Egon Schiele (1890—1918)，奥地利画家，画风受新艺术派——青年风格派阿拉伯式图案的影响至深，他的人体画和风景画独具风格，主要作品有《家庭》、《自画像》等。

色情画，都是些闹哄哄的复印件，传递的潜台词无非是她父母那代人健康、爱国的价值观如今已成历史灰烬，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后朋克时代的虚无感，对此马德琳虽然并不理解，但她佯装接受，好乐不可支地看父母大为震惊的样子——然后电梯在大堂停下，她拉开电梯门，向他们走去。

奥尔顿抢先跨进门。“她可来了！”他热切地叫道。“大学毕业生！”他做了个网前冲刺的动作，冲上前去紧紧抱住她。马德琳僵直了身子，担心被闻出自己喝过酒，或更糟的是被闻出做过爱。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去看看你的公寓，”随后迎上前来的菲莉达说道，“我还想着见见阿比和奥利维娅呢。等会儿我们想请她们一起吃晚饭。”

“我们不准备留下吃晚饭的。”奥尔顿提醒她道。

“喔，我们可以留下。就看马迪怎么安排了。”

“不，没这计划。计划是和马迪一起吃早餐，参加毕业典礼，然后打道回府。”

“那就是你爸爸和他的计划，”菲莉达对马德琳说道，“你就穿这身衣服去毕业典礼吗？”

“我不知道。”马德琳回答道。

“我看不惯年轻女孩穿的这种垫肩，太男性化了。”

“这是奥利维娅的。”

“你看上去很疲惫，马迪，”奥尔顿说道，“昨晚的聚会很隆重吗？”

“不算隆重。”

“你没有自己的衣服可穿？”菲莉达问道。

“我会穿学士袍的，妈妈，”马德琳回答道，为了以防进一步盘问，她抢在他们前面穿过了大堂。外面，太阳在与乌云的战斗中败下阵来，彻底消失了。天气似乎并不比周末更好。上周五晚上的校园舞会因为

下雨而延期。上周日的大学毕业临别宗教仪式<sup>①</sup>是在绵绵细雨中进行的。现在，到了周一，雨已经停歇，但气温感觉更接近圣帕特里克节<sup>②</sup>，而不是阵亡将士纪念日<sup>③</sup>。

马德琳站在人行道上等着父母跟上来，这时她突然想到自己当时并没有做爱。这倒是一种安慰。

“你姐姐说很遗憾，”菲莉达走出来，说道，“她今天得带狮心理查去做超声波扫描。”

狮心理查是马德琳九个星期大的外甥，其他人都叫他理查德。

“他怎么了？”马德琳问道。

“他的一个肾明显过小，医生说要观察。要我说，这些个超声波扫描无非就是自寻烦恼。”

“说到超声波扫描，”奥尔顿说，“我得去查一查膝盖。”

菲莉达没理他。“不管怎么说，阿莉因为不能来参加你的毕业典礼而深感不安。布莱克也是。但他们希望你和你的新男友今年夏天去科德角的时候到他们那儿玩。”

和菲莉达在一起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表面上在说狮心理查的小肾，而实际上她已经设法把话题转向马德琳的新男友伦纳德（菲莉达和奥尔顿还没有见过他），还有科德角（马德琳曾宣布准备去那里和他同居）。要是在常日，马德琳脑子运转正常，她倒能先菲莉达一步作出反应，但今天早上她所能做到的只有把她的话当耳旁风。

还好奥尔顿转换了话题：“那么，你推荐去哪儿吃早饭呢？”

马德琳转过身，心不在焉地朝恩惠街看了看。“那儿有个地方。”

她慢吞吞地沿人行道行走。行走——行动——似乎是个好主意。

---

① The Baccalaureate Service，常在毕业典礼前的周日进行。

② St. Patrick's，爱尔兰节日，每年的3月17日。

③ Memorial Day，美国节日，每年5月份最后一个周一。

她带着他们经过一排古色古香的房子，房子保存完好，还挂着旧时的招贴，又经过一幢人字形屋顶的大型公寓建筑。普罗维登斯是一个破败的城市，犯罪猖獗，暴民出没，但在学院山上这一切倒是难得见到。山下，隐约可见的闹市区以及一些即将或已经倒闭的纺织厂铺展在阴沉的远方。这里，狭窄的街道大多用鹅卵石铺成，攀过一幢幢宅第，蜿蜒绕过清教徒墓地，墓地中林立的墓碑如天堂的门一般狭窄；这些被冠以“前景”、“仁慈”、“希望”、“礼拜”之名的街道，统统汇入山顶树木茂盛的校园。体力的高度暗示着智力的高度。

“这样的石板人行道很可爱，是不是？”菲莉达边说边跟着走，“以前我们那儿的大街也是石板人行道。可漂亮了。但后来区政府重新铺成混凝土了。”

“还把费用摊到我们头上。”奥尔顿说道。他有点跛，走起路来撅着屁股。他那条黑裤子的右腿因为穿着护膝而鼓胀，无论是不是在网球场上，他都护膝不离身。在他那个年龄组，奥尔顿是连续十二年的俱乐部冠军，是那些老家伙中的一员——渐渐稀疏的脑门上缠一条吸汗带，急促的正手球，眼睛里全是杀气。马德琳从小到大一直想打败奥尔顿，但始终没有成功。这更令人生气，因为如今她的球技已经胜过了他。但每当她赢下奥尔顿一盘他就开始威吓她，耍小动作，对判决提出异议，她的比赛便彻底崩溃。马德琳担心这其中会包含某种模式，担心这辈子命中注定会始终受制于能力逊于自己的男人。由此，和奥尔顿的网球比赛对于马德琳个人的意义被放大了，于是每次和他比赛她都无法放松，结果可想而知。而奥尔顿赢球之后依旧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容光焕发，沾沾自喜，仿佛纯粹是靠本事打败她的。

在恩惠街和船夫街的交叉口，他们从第一浸礼会教堂的白色尖塔下穿过。为了准备毕业仪式，草坪上架起了扩音器。一个系着蝶形领结的训导长模样的男人，一边紧张地吸着烟，一边仔细检查着系在教

堂庭院栅栏上的许多气球。

菲莉达终于赶上马德琳，挽住她的胳膊，小心跨过被路边虬曲的法国梧桐树根拱得高低不平的石板。还是小姑娘的时候，马德琳觉得母亲很美，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随着岁月流逝，菲莉达的五官显得越发粗糙，双颊也开始像骆驼一般松垂下来。保守的衣饰——慈善家或女大使的风格——大有遮掩身材的趋势。菲莉达的头发是她的权威所在。煞费苦心地盘成一个溜光的圆顶，仿佛为上演一出长期好戏而搭起的露天音乐台，而那出好戏便是她的脸。在马德琳的记忆中，菲莉达从来不曾有过词穷或胆怯失礼的时候。和朋友在一起时，马德琳喜欢取笑母亲拘泥礼仪，但她经常发现自己实际上认为别人的举止并不如菲莉达。

而此时此刻菲莉达正以再合时宜不过的眼神看着马德琳：为典礼排场而兴奋，盼着向她巧遇的任何一位马德琳的老师抛出几个聪明问题，或者和其他毕业生的父母寒暄一番。总之，她对一切都显得如此应付裕如，与这社交和学术的盛典如此协调合拍，而这偏偏加剧了马德琳的失调感，对于这一天乃至对于她余生的失调感。

然而，她继续往前猛冲，穿过船夫街，爬上卡尔大楼的台阶，找个地方藏身并喝一杯咖啡。

咖啡馆刚开门。柜台后面的那个家伙，戴着埃尔维斯·科斯特洛<sup>①</sup>式的眼镜，正在冲洗煮咖啡机。靠墙的一张桌子旁，一个留着粉红色硬直发的女孩，抽着丁香香烟，在读《看不见的城市》<sup>②</sup>。《被玷污的爱》的曲调从冰箱顶上的立体声音响中飘出。

---

① Elvis Costello (1954—)，英国摇滚乐歌手、作曲家，是朋克音乐和新浪潮音乐的先锋派人物，代表作有《She》等。

② *Invisible Cities*，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 1923—1985) 1972 年发表的作品。

菲莉达将手袋护在胸前，停下来观赏贴在墙上的学生杰作：六幅为头戴漂白剂瓶颈圈、患有皮肤病的小狗而作的画。

“很有趣，是不是？”她不无宽容地说道。

“艺术家嘛。”奥尔顿说道。

马德琳将父母安顿在靠近凸窗的一张桌子前，尽可能远离那个粉红色头发的女孩，然后走向柜台。那个家伙不紧不慢地迎上来。她点了三杯咖啡——其中大杯给自己——和硬面包圈。面包圈在烤，她先将咖啡端给了父母。

奥尔顿坐在早餐桌前是非得读点什么的，于是他从隔壁桌子上拿了一份别人扔下的《乡村之声》认真读起来。菲莉达则毫不掩饰地注视着那个粉红色头发的女孩。

“你觉得她那样舒服吗？”她压低声音问道。

马德琳转身看见那女孩的黑色破洞牛仔裤是用好几百根安全别针别在一起的。

“我不知道，妈妈。你为什么不去问问她呢？”

“我怕被她捅。”

“据这篇文章所说，”奥尔顿边读《乡村之声》边说道，“同性恋一词一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是人杜撰的。在德国。”

咖啡很烫，救命稻草般及时。啜一口咖啡，马德琳稍稍觉得不那么糟了。

过了几分钟，她站起身去拿硬面包圈。面包圈有点烤焦了，但她不想再等新烤的，便把它们端上了桌。奥尔顿满脸不悦地瞅瞅自己的那个面包圈，挥动塑料刀惩罚似的刮起来。

菲莉达问道：“那么，我们今天会见到伦纳德吗？”

“我不知道。”马德琳回答道。

“你有什么想告诉我们的吗？”

“没有。”

“你们俩还是计划今年夏天搬到一起住吗？”

这时马德琳正好咬了一口面包圈。由于要回答母亲这个问题并非易事——严格说来，马德琳和伦纳德并没有计划同住，因为他们三个星期前就已经分手了；不过，即便如此，马德琳仍没有放弃重归于好的希望；再者，她费了那么大劲才让父母习惯了她要和一个男人同住的想法，不愿现在就承认计划破产而毁了所有的努力——所以她很高兴能够指指塞满东西的嘴，以示自己无法回答。

“好吧，你现在已是成年人了，”菲莉达说道。“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去做。不过，我声明，我并不赞成。”

“你早就声明过了。”奥尔顿插嘴道。

“因为那依然是个糟糕的念头！”菲莉达嚷道，“我不是指它合不合规矩，我是在说实际问题。如果你搬去和伦纳德——或其他哪个小伙子——同住，而有工作的人又是他，那么一开始就对你很不利。如果你们俩合不来怎么办？到时候你上哪儿去？你会无处安身，会束手无策。”

显然母亲的分析很有道理，而菲莉达所警告的困境也恰恰是马德琳已经陷入的困境，但马德琳并不愿意因此而流露出赞同。

“你当年遇见我之后不就辞了工作吗？”奥尔顿对菲莉达说道。

“所以我现在要说这些。”

“我们能不能换个话题？”马德琳终于咽下嘴里的食物，开口说话了。

“当然可以，宝贝，这是我最后一次说这件事了。如果你改变计划，你随时可以回家来。我和你爸爸欢迎你回来。”

“别提我，”奥尔顿说道，“我不要她。搬回家来住总是个馊主意，别回来。”